

从《史籀问于夫子》看上博简的文献价值

陈冬仿¹, 常佩雨²

(1.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2.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摘要: 上博简《史籀问于夫子》等文献提供了最新的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文化、思想史材料, 对于楚系简帛本身及其他楚文字的释读、准确校读其他古文字资料和推进汉语上古音的研究等都有较大的帮助, 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 上博简《史籀问于夫子》; 楚文字; 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50(2015)02-0061-04

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下称上博简)《史籀问于夫子》,“全文总二百三十六字,其中合文一,重文三,残字六”^[1],提供了春秋战国史官文化的新材料,深受学界重视。本文在原整理者濮茅左先生(为简洁计,下皆称名)整理工作基础上,探讨《史籀问于夫子》等上博简的文献价值,以求教于学界。

一、上博简文献有利于释读楚系简帛及其他楚文字

上博简虽非科学发掘而得,但学界已认识到,该批竹简当是楚地旧物,是典型的楚系简牍文献,上博简的用字特征等也证明了此点。研究上博简文献的简序编联、文字释定,熟悉其中某些用字记词习惯,掌握其特点和规律,并总结简帛字词的释义方法,对于楚系简帛本身的正确释读很有帮助。

首先,较早发表的一些材料中有些字形,究竟表示何词,不易确定,但在较晚公布的材料里,由于有更明确的文例,它们所表示的词较为明确,则旧材料中一些疑而未决的难题往往可迎刃而解。特别是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的陆续面世,因多属古书性质,文义较易推定,甚至某些篇目还有传世文本可供对读,对于某些字形与音义对应关系的确定,帮

助尤大。如,楚帛书有一个上“之”下“止”的字,出现两次:

晷天(上之下止)达,乃上下腾传。(《帛书》甲篇)

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上之下止)以为岁,是维四时。(《帛书》甲篇)

此字过去多释为“步”,以为推步之意。其实单从字形上看,它与“步”字从上下“止”即有小异。郭店简、上博简出现以后,人们发现此字可表“止”“之”“等”“待”等字,而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读为“止”。杨泽生据此认为,楚帛书(上之下止)以为岁的(上之下止)也应读为“止”,特别是郭店简《太一生水》有“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上之下止)”的文例,与楚帛书尤为吻合。^[2]但杨氏对前一例的释读暂取存疑态度,笔者以为确当读为“止”,“止达”属于同义连文,“晷天(上之下止)达,乃上下腾传”,盖谓规测天周而止达其至极,也即规天工作得以完成,从而造成天地的开辟。^[3]

其次,通过及时梳理总结前期发表资料中的用字记词现象,又有助于对新公布资料的正确释读。如,自陈伟怀疑包山简“𠂔”字为“使”字之假借,刘信芳确读楚帛书“思”字作“使”,后复经大西克也、孟蓬生、裘锡圭、沈培、陈斯鹏等学者反复论证,楚系简帛中“𠂔”和“思”记录使令、致使之“使”的现象已得到普遍承认。“使”还是“思”的习用读法,

收稿日期: 2015-03-02

基金来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先秦汉魏南北朝文编篡整理与研究(10&ZD10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艺思想研究”(07BZW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冬仿,女,河南西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史研究。

而“鹵”则更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读“使”。如:

至亲父,苟(使)紫之疾速瘥,紫将择良月良日将速赛。
(秦家嘴楚简1.3)^[4]

鹵(使)邦人皆见之。(上博简四《昭王与龚之胖》简10)^[5]

陈斯鹏在《论周原甲骨和楚系简帛中的“鹵”与“思”》一文中,得出楚系简帛“思”“鹵”常可读“使”的认识。此一认识对此后发表的材料中相关文字的正确释读,便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依据。上博简五、上博简六、上博简七等新出材料中,不少应读为“使”的“思”和“鹵”,虽仍多被误释误读,但学者们已能较快地加以纠正。如:

祸败因童(重)于楚邦,惧鬼神以取怒,鹵(使)先王无所归,吾何改而可?(上博简六《平王问郑寿》简1~2)

余将必鹵(使)子家毋以成名位于上。(上博七《平王问郑寿》甲简4)

“鹵”字整理者既误读为“(上)下田”,又读为“思”,形音义俱乖,而读“使”,作“致使”义理解,则十分顺适。

在战国文字资料中,楚系文字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了最为大宗的简帛文字之外,其他种类亦复不少。由于地域和年代相接近,其中的用字习惯必有相似之处,所以考察上博简等出土文献字词关系,对于其他楚系文字资料的释读,也具有直接的参考作用。如铸造于楚怀王六年的“鄂君启节”上有句云:

屯(纯)三周一(左舟右夸)(?),五十(左舟右夸)(?)岁鬻返。(舟节)

车五十乘,岁鬻返。(车节)

其中的“鬻”字,过去聚讼纷纭,未得确解。郭店简出土发表以后,从文例可推定该字必读作“一”。郭店简整理者据此十分肯定地指出,“鄂君启节”之“鬻”也应当读作“一”,“岁一返”意谓一年之中往返一次。^[6]这样不但文从字顺,而且对于进一步研究“鄂君启节”所反映的当时的税收、地理、政策等方面内容,都将大有帮助。上博简中有相同的用例,如:

鬻^[5](一)不知民务之焉在。(上博简五《季庚(康)子问于孔子》简1)

鄂君启节车节中有关于军队运载物品的规定:

毋载金、革、黽、箭,如马、如牛、如德,屯(纯)十以当一车。(车节)

“黽”为黽黽之象形文字,但此处与“金”“革”“箭”等并提,如解释为指黽黽,则显得不类,或读“黽”为“箭”,亦不可信。过去因长期缺乏相关资料可以比对,此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后来,人们从新出楚简中看到,“黽”字形经常用来表示“龜”。^[5]如:

柬(简)大王泊旱,命黽<龜>尹罗贞于大夏。(上博简四《柬大王泊旱》简1)

故黽<龜>有五忌,临城不[言]毁,观邦不言丧。(上博简六《天子建州甲》简11~12,《天子建州乙》简11同)

上揭两例中“黽”皆用作“龜”。事实上,两字之所以常讹混用,原因在于二者古文字形体十分相近。不仅如此,楚简中有许多龜属之名(用作占卜工具之类词汇),字形本应从“龜”形的,也常写作从“黽”形。有论者讨论说,战国时期楚地文字中,“龜”形实际上似乎已经被“黽”形所吞并了。^[7]冯胜君指出“鄂君启节”车节铭文中的“黽”字也是用作“龜”的,“金革黽箭”即“金革龜箭”。《周礼·天官·内府》:“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齿革、兵器,凡良货贿入焉。”疏引《觐礼》:“一马卓之,九马随之,龜、金、竹、箭,分为三享。”《仪礼·觐礼》:“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实唯国所有。”郑注“初享或用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鱼腊,筮豆之实,龜也,金也,丹、漆、丝、纁、竹、箭也,其余无常货。”从上引文献可知,诸侯在觐见天子的时候,要用革、金、龜、箭等物品为挚,如果把“鄂君启节”车节铭文中的“黽”读为“龜”,则“金革黽箭”恰好都是诸侯朝见天子时必备的贡品,这也证明我们把“黽”读为“龜”是合理的。“金革黽箭”是当时诸侯国君经常要用到的珍贵礼品,所以禁止自由买卖。^[8]

冯氏从楚简用字习惯入手,征引典籍进行验证,结论信实可从。由此也显示了上博简等新出土文献在楚系文字释读中的重要作用。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字资料将可能被发现、公布出来,上博简文献等楚系简帛文献的文字释读工作,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二、上博简文献有利于其他古文字资料的校读

研究表明,年代和地域相近的文献,在语言文字方面会具有更多的共性,故上博简等文献内部或整个楚系文字资料内部的相互参证,自然显得富有成效,也较易取信于人。

在整个古文字阶段,前后时代或不同地域之间,在用字记词方面具有共性是主要的。很多文字现象都具有传承性、渐变性和普遍性。尽管战国楚系文字表现出较大的特色,但其毕竟属于古文字系统的一个局部,其中很多文字现象,即使就现有材料和认识看似是非常特殊的现象,但在语言使用历史上,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人们经常借助其他古文字资料提供的信息来释读上博简等楚系简帛;反过来,当然也可借助由上博简等楚系简帛归纳、积累的认识,去研究其他古文字资料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

新发表的上博简九《史籀问于夫子》简4中云“誡(教)于(与)词(治)(乎)才(在)词(治)”。按,誡,简文上爻下言。“教”有异体字:𡥉(《字汇·言部》《正字通·言部》)、𡥈(《集韵·去声·效韵》)、𡥇(《类篇·部》)。简文此字,原释为“教”字,可从。《史籀问于夫子》为解读“教”字的一系列异体字,提供了新的字形依据。如:

史籀曰“可(何)胃(谓)八?”夫子曰“内(纳)与𡥉,幽色与酉(酒),大锺贞(鼎)。”

按,此处“𡥉”,《说文》解释说,𡥉,“𡥉”之异体,即“货”。《史籀问于夫子》提供了“𡥉”为“货”之异体字的真实用例。

可见,上博简语言材料的考释,为其他古文字资料中相关字形的考释提供了有力的参照与用例支撑,必将有助于后者的发展。

三、上博简文献有利于汉语上古音的研究

上古音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包括押韵、通假、谐声三方面,上博简等文献材料是原汁原味的战国语言文字材料,更有助于上古音的构拟与研究。

古音中歌类韵、鱼类韵、宵类韵等关系较密切。

如上博简等楚简中,“格”“略”等字常记作𡥉、𡥈:

子曰:君子言有勿(物),行有𡥉(𡥉-格)。此𡥉(以)生不可𡥉(夺)志,死不可𡥉(夺)名。古(故)君子多闻,齐而守之;多齿(志),齐而亲之;精知,𡥉(略)而行之。(上博简一《缙衣》简19)

𡥉者,可𡥉(𡥉-略)而告也。”子曰“小子,𡥉(来),圣(听)余言:登年不𡥉(恒)至,𡥉老不𡥉(复)壮,𡥉(𡥉-賢)者急……”(上博简五《弟子问》简5)

“格”“略”两字传世文献中写作“格”“略”,皆以“各”为声符,古音在铎部,而楚简中存在用“𡥉”“𡥈”来表示这两个字,都以“𡥉”为声符,“𡥉”的古音属月部。陈斯鹏指出,古汉语中存在“各”“𡥉”二声系可以相通的语言学证据,如战国文字中的“戟”既可以“𡥉”为声符,又可以“各”为声符。裘锡圭指出《说文》(左丰右各)“字为双声字。”^[9]要之,上博简等文献表明,“𡥉”“𡥈”可看作“𡥉(路)”^[5]的异体字。

上博简中“𡥉”可表示“乎”“虐”等词。如:

𡥉(好),反内(入)于𡥉(禮),不亦能𡥉(改)𡥉(乎)?(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简12)

𡥉(鵠)𡥉(巢)出𡥉(以)百两,不亦又(有)𡥉(徧-离)𡥉(乎)?(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简13)

𡥉(鹿)𡥉(鸣)𡥉(以)乐𡥉(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𡥉(效-学),𡥉(终)𡥉(乎)不𡥉(厌)人。(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简23)

“𡥉”从“示”“虎”省声。如上揭3例,其可表鱼部的“乎”。此外,其还可表药部的“虐”。^[5]如:

𡥉(型)𡥉(刑)𡥉(云):𡥉(魏-苗)民非𡥉(用)𡥉,𡥉(折-制)以𡥉(型-刑),𡥉(惟)𡥉(作)五𡥉(虐)之𡥉(型-刑)曰𡥉(法)。(上博简一《缙衣》简14)

上博简文献中的一些通假字,还可帮助人们考察鼻音或流音与清擦音之间的语音关系,进行古音拟构。^[10]张洁指出,就唇鼻音与清擦音关系而言,上博简文献中,明母字与舌根清擦音晓母字相通假用例多见。如:

(1) 𡥉(海):^[5]

明目而𡥉(见)之,不可𡥉(得)而<见>也,而𡥉(得-

德) 飲(既) 塞于四葺(海) 矣, 此之谓“三亡(无)”。(上博简二《民之父母》简7)

亡體(體) 之豐(禮) 塞于四葺(海)。(上博简二《民之父母》简12)

(2) 懋(海):^[5]

昏(闻) 之曰: 警(谦) 懋(海) 而共(恭) 逊, 豐(禮) 之纶也。(上博简二《从政乙》简4)

今按 明母与晓母在谐声系统中关系十分密切, 葺(海)、(懋)(海) 两组是通假字, 同时具有谐声关系。上博简等战国出土文献中保留如此多的通假用例, 可见当时明母与晓母字的读音非常接近。

上博简文献中 泥母与心母、生母和书母的关系亦较密切。其用例如:

(1) 囡(城):^[5]

离(契) 之母, 又(有) 囡(城) 是(氏) 之女也。囡(上博简二《子羔》简10)

(2) 愬(仁):^[5]

不愬(仁) 则亡(无) 目(以) 行正(政)。(上博简二《从政》甲6+7)

子曰“上季(好) 愬(仁) 则下之为愬(仁) 也静(争) 先。”(上博简二《缙衣》简6)

戎, 日母冬部; 心, 心母侵部; 仁, 日母真部, 语音相近。^[5] 以上例子表明, 舌尖鼻音与心母、生母和书母通假的例子较多, 这与谐声系统的情况基本一致。

总之, 包括《史籀问于夫子》等在内的上博简文献, 有利于楚系简帛本身及其他楚文字的释读, 有利于准确校读先秦秦汉古籍, 有利于推进汉语上古音的研究。该批文献提供了最新的春秋战国语言、文化、思想史材料, 值得学界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 [1]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2] 杨泽生. 战国竹书研究 [D]. 中山大学博士论文 2002.
- [3] 陈斯鹏. 楚帛书甲篇的神话构成、性质及其神话学意义 [J]. 文史哲 2006 (6): 5-14.
- [4] 滕壬生. 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8.
- [5] 李守奎, 曲冰, 孙伟龙.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5) 文字编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 [6]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 [7] 陈斯鹏. 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8] 冯胜君. 战国楚文字“黽”字用作“龜”字补议 [A]. 汉字研究(第1辑) [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5.
- [9] 裘锡圭. 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 [A]. 裘锡圭. 古文字论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0]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王彩红 陈强